

第一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梅森探案集

化艺术出版社



前 言

西方侦探小说创始人是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的《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和《被窃文件》,由于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至今脍炙人口。随后经英国的柯南·道尔、陶尔赛·赛耶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仿效推进,使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自本世纪 30 年代起,它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出现以达谢尔·哈默特和雷蒙·钱德勒开创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之外,还衍生了许多旁支,诸如法庭侦探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惊险小说、神秘小说、国际政治小说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占据了西方通俗文学很大一部分市场。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是一位擅长写法庭侦探(一译公堂戏剧性派)小说的高手。他一生写了 146 部著作,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以律师佩里·梅森为主人公的 85 部探案小说,每部均在美国销售百万余册,而这套小说全球总销量已超过三亿册,美国影视界自 1957 年把他的这些小说陆续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由著名影星雷蒙德·布尔主演,一连放映达 8 年之久,更使梅森律师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加德纳,1889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产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外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 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 1932 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 20 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

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种种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高龄病逝。

《梅森探案集》中的主人公梅森,就像作者加德纳本人一样,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小说中自称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委托人而战”,“我的特长就是拼搏”,因此他常在法庭快要定案宣判时,出其不意地提出确凿证据为被告辩护,使无辜者开脱,案情真相大白。这些探案另一特点是作者特别注重法医在侦察过程中搜集和保存证据的重要性,从而判死者是意外死亡,抑或自杀,还是被谋杀,以免误判造成冤案错案,加德纳为此在好几本小说的序言中都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并把著作献给他的一些好友——拔能高超、经验丰富的杰出法医学专家。

总之,《梅森探案集》的小说情节篇篇曲折紧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使读者读来兴趣盎然,同时又可以使读者对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貌,形形色色的案件,尤其是对美国的法律、刑事法庭审讯的法制、律师制度等诸多方面增进了解。

梅绍武

1997年11月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 录

- 逃亡护士 袁绍渊译(1)
- 粗心爱神 路文君译(108)
冯其成校
- 移花接木 李海滨译(221)
- 别墅疑云 吴力励译(347)
- 俏佳人 汤 静 潘蔚娟 译(475)
- 吹火疑案 范丽京 译(579)
- 金矿之谜 赵海珊译(706)
- 溺鸭案件 杨建华译(833)
- 奇怪的合同 刘兰芝译(974)
- 梦游杀人案 吴力励译(1079)

逃亡护士

袁绍渊 译

序

很少有人能精确地了解法医的责任。遗憾的是许多法医对自己的责任也同样缺乏了解。

因此,甚至那些“法医制度”的支持者也同意撤消法医办公室,有几个还通过了必要的法律予以实施。

但是,有些例子说明了法医办公室的卓越能力,其中一个就是格伯博士。

格伯博士自1937年1月任俄亥俄州凯霍加县的法医(凯霍加县包括克利夫兰市及其郊区,人口约150万。)

格伯博士在担任法医时已是内科医生和外医生。自那时起,因为认识到法医职责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格伯博士在紧张的日程中挤出时间学完了夜校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并于1949年参加了俄亥俄律师协会。

这使格伯博士成为在医学和法律领域完全合格的少数卓越人才之一。

优秀的法医应该是解释证据的专家。因此他应该能够从法律和医学的角度来了解证据,他应该懂得要证明的问题,他应该是一个专业医务人员,而且他应该除了技术知识之外,还有清晰的思路和广泛的常识。

格伯博士处理的一件案子很典型。

在一段楼梯下端发现了一具男尸,他手中拿着一支装了子弹并扣上扳机的左轮手枪,手枪是发射过的,尸体上有致于死命的伤口。

最初草率的验尸结论是自杀,后来有人怀疑是从楼梯上跌下来造成的意外事故。

格伯博士运用了医学知识、科学技术、证据知识和常识。

结果清楚了说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格伯博士得出结论,这个人不是被他自己手中的枪发射的子弹所杀,而是被一种武器杀死的。这引起了一连吕新的调查,最后发现,此人是由于和人争吵,晨斗殴中受了不会立即致死的伤,受伤后他冲上楼梯去拿枪以防对方进一步攻击,也许是为了报仇。当他手持装了子弹的枪下楼时,由于伤口流血过多而流下了楼梯,同时枪也走了火。

因此,这是一件凶杀案,不是意外死亡,也不是自杀。

多年前格伯博士就认识到法医办公室在公共灾难领域中的重要性,他因此被公认为这一罕为人知的领域的权威。

假设一次爆炸引起了一场火灾,或一家私人疗养院发生火灾,也许可以认出几具尸体。法医面对的大部分尸体只不过是烧焦了的烂肉,无法辨认。

但是,想一想这里涉及的法律问题。如果死者能够认出,死者亲属就能得到保险公司赔偿。赔偿金额常常是保单面值的两倍。如果死者不能辨认,许多州在合法认定死亡事实前需要等待7年之久。

这对一位寡妇意味着什么?

一种结果是她能得到双倍的保险赔偿,而这笔钱对她是很需要的,很有用

的。另一种结果是她必须等待7年才能得到赔偿，而金额只限于保单面值，而且，在这7年中，她不但失去了丈夫的收入，为了保证保单不失郊还要继续付保险费。

这当然是一种极端情况，但是它说明了对一个法医来说，搜集和保存证据是何等重要。

法医的工作还涉及其他法律问题，如遗嘱验证、财产分配、婚姻关系终止以及许多血缘关系问题。

格伯博士做过灾难鉴定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谈这个问题了，但它可称为一个完整的科学门类，包括开始的计划协调工作、志愿者组织的管理、证据的搜集、保管和对比、摄影、光谱检验、X光和科学推理。

一个专才职守的法医还有许多责任不为人所了解了。

格伯博士还进行交通事故和防止事故发生的研究，他对交通事故的酒精作用进行了仔细的统计工作。他创造了测定醉酒的方法，解释了分析得到的数据，他的醉酒研究探明了酒精对大脑、思维和肌肉协调的作用，他协助编写的百分比标准现已得到法医界认可。

格伯博士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效的法医实验室之一，该实验室是事故和猝经领域科学研究的里程碑，它的效率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它对其他同类试验室的领先程度就像原子弹和爆毛比较一样。

这个实验室也是对格伯博士在专业上崇高地位、对他在克利夫兰民中建立起的信心和对克利夫兰市民本身的一篇颂辞。

我们中熟悉的这一问题的人已认识到克利夫兰正在科研和法医学领域迅速达到领先地位。这座城市是一个榜样，显示了如果社区对一位杰出市民的工作给予响应和支持时会做出什么成绩。

格伯博士与成千上万的只管应召调查的人们不同，他的工作防止了很多人的死亡。

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法医学，受过教育并觉醒了的公众更应该认识到法医学的重要性。

人们大多认为法医的全部工作不过是收尸，法医办公室不过是对某个需要工作的人的恩赐。

法医办法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到处都有一些出色的人证明了对公众的意义，他们是称职的，尽职尽责的，并且通过艰苦的工作和研究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我想，格伯博士的名字应该列在这些名单的最前面，这是应该得到公认的，他得到了解这一领域情况的人们的普通尊重和敬仰。

因此，我很高兴地表示对侦察、自杀、谋杀和猝死调查领域中一位杰出人物的深深敬意。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朋友——格伯医学博士，俄亥俄州凯雷加县法医。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1

佩里·梅森的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把一张豪华的凸版印刷名片放这位律师的桌子上。

梅森看了一眼，问道：“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太太。她要什么，德拉？”

“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不，应该有什么意义吗？”

她点点头：“报纸上提到了，她叫斯蒂芬妮·马尔登，是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医生的妻子，或者说遗孀。马尔登医生坐自己的飞机去盐湖城参加一次医学学术会议，可是飞机坠毁了。昨天的报纸报道了。那是在事发的不到1个小时从空中发现的，是在那片荒漠中一个干涸的湖底。飞机里发现了马尔登医生烧焦了的尸体。显然是出了故障，他曾试图迫降，结果坠毁了。”

梅森点点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说马尔登是一位外科医生，是吧？”

“他不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诊所。”德拉·斯特里特说。

“我猜，”梅森沉思着说，“马尔登太太是想要了解有关遗产的事，可是，等一等，德拉，她显得太着急了吧。通常这些事都要等到葬礼以后才办的。这位寡妇大概是悲伤过度，糊涂了吧？”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德拉·斯特里特说。

“你的意思是她并非如此？”

“对了，”德拉·斯特里特说，“她很神经质，很急躁，衣着讲究，年轻漂亮，穿着一双价值40美元的高档皮鞋，现在正坐在那里用脚趾敲地板，露出穿着尼龙丝袜的漂亮大腿。看起来脑子里想的肯定不是忧伤之类的事。”

“你说她很年轻？”梅森问，“马尔登医生不是已经超过中年了吗？”

“是的。她是他的第二个，我猜，也许是第三个妻子，看起来是的。她可真是个尤物。”

“她有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身材苗条，前着得体，品味高雅，浑身辐射着金钱的光芒。对马尔登医生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昂贵的玩具。你可以赌一下，保险赌赢。”

佩里·梅森大笑：“行了，德拉，如果没有你对这位小妇人的一片褒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可能会忽略许多问题。”

“你不会的，”德拉·斯特里特微笑着说，“你不会忽略任何事情。她会让你注意到的。”

“对于一个刚刚变成寡妇的女人，这可是很不寻常的态度。”

“她刚刚守寡24小时。”德拉·斯特里特说。

“那就请她进来吧，黛拉。我想她正期待着我们的安慰。”

“她正期待着受到注意，”德拉·斯特里特说，“她习惯于受到注意。”

“习惯于受到注意？”梅森问道。

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出去陪着这位来访者走进办公室。

斯蒂芬妮·马尔登穿着一身档的浅灰以轻质毛料套服，显露出她身上的线条，一条白色水貂披肩随意地披在肩上，在摘下灰色的鹿皮手套时，一大块方形钻石闪烁着光芒。

“梅森先生，”她说话时仿佛和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在打招呼，“您能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接见我，真不知怎样表示我的感谢。我知道你很忙。”

她瞥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

“请坐，”梅森说，“不要介意斯特里特小姐也这里。她是我的秘书，凡是我知道的有关委托人的一切事情，她都知道，甚至有些我不了解的，她也知道。”

斯蒂芬妮·马尔登不易觉察地皱了一下眉。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她说。

“安全正确，”梅森说，“德拉·斯特里特会注意到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并保证不会泄露。”

“我……我不知从哪里开始。”她说，同时双膝交叠，让浅灰色的裙子盖住双腿，淡褐色的眼睛注视着左脚尖。

“从中间开始。”梅森说。

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我原以为你会让我从间开始，平常人们都是这样要求的。”

“那就让咱们不平常一次吧，”梅森说，“有时候从中间开始更好，距离起点和终点都不太远。”

她激动地、神经质地轻轻笑了一声，说：“我丈夫是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医生。他是一个卓越的医生。他……在一次空难事故中去世了。”

“我知道，”梅森说，“在报纸上读到的。”

沉默了几秒钟，好像她的思想在百万英里以外遨游了一趟又回到了现实。

“你知道，我丈夫他有麻烦，梅森先生。”

“什么麻烦？”

“他的所得税。”

“怎么了？”

“国内税局最近调查过所有医生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开了大诊所的著名的医生。”

梅森点点头。

“当然啦，你也知道，医生常常收取现金，人们常常为了诊治而付现金……就是这样。”

“您丈夫有一间很大的诊所？”梅森问。

“他给许多病人进行理疗。有好几个护士帮助进行这种治疗……”

“护士也帮助她收取现金，是吧？”梅森问道。

她点点头：“格拉迪斯·福斯是他的左右手，是护士长、诊所、总管。”

“调查员询问了福斯小姐？”

“是的，询问过她。”

“好象不是，我不太了解，”马尔登太太带点酸味地说，“格拉迪斯正要到盐湖城去见我丈夫。”

“你现在认为这是他们的计划？”

“是的。马尔登医生安排格拉迪斯去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了解那里医院的情况，可是她并不在菲尼克斯，她到过那里又消失了。”

“你认为格拉迪斯·福斯听到盐湖城见你丈夫去了？”

“哎，哎，梅森先生，”她说，“让我们别太天真好不好。”

“关于福斯小姐，你还能告诉我些什么？”梅森问。

“格拉迪斯·福斯现在27岁，我丈夫52岁，正是一种危险年龄。他，啊！他是一个男人，他和格拉迪斯每天接触好几个时，他们有非常亲密的秘密关系。”

“你认为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

她大笑几声，说：“天哪！梅森先生，我不是傻子，我不是个孩子。”

“报纸没有提到这件事？”梅森问。

“还没有提到。他们忽略了这点。这也正是我要坚持保密的一点。假如记者们来到我家门口，礼貌地提出这条新闻，问我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答？”梅森问。

“正视他们，”她说，“告诉他们，‘当然啦！福斯小姐是计划去菲尼克斯，然后去盐湖城’，我要告诉他们，我也打算去和他们会合，但是耽搁了一天，我丈夫曾要我驱车去那里，三个人会合。你以为我能这么说？你是否期待我紧握双拳，泪流满面地向记者们宣布，我的丈夫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而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梅森问。

“我是第三个，可并不是我把他抢来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把他从第一个妻子那里抢来的。可是她死了，他感到非常非常孤独。然而并不太想猎取他，我不曾主动投入任何人的怀抱。”

“也不要以为我是为了钱才嫁给他，梅森先生，如果我嫁给了一个70岁的大财主，那又另当别论。我嫁的这个人确实比我大了25岁。我想再过10年关系可能会变得……很紧张，但是我相信到时候会过得去的。我嫁给马尔登医生是因为这个男人迷住了我。他是一台思维机器。他能对任何问题进行冷静的、超然的、充满智慧思考，并得出极其巧妙的解决办法。”

“那么，这个所得税问题呢？”梅森问。

“他们说隐藏了10万美元。可是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唯一论据是他的现金收入不应与其他有类似诊所的人有太大差异。他们还找到了两个病人，一个人曾用现金付过200美元的诊疗费，另一个付过150美元现金。他们说我的丈夫的帐簿上在这段时间没有这笔付款。”

“那么后来呢？”

“后来他们又询问我的丈夫，我丈夫干脆嘲笑他们。他告诉他们，他对自己的财务情况毫不了解，格拉迪斯负责管帐……”

“格拉迪斯·福斯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她答应查一查，然后就去度假了。”

“她和他在一起多久了？”

“4年。”

“你和他结婚多久了？”

“5年。”

“你就没有怀疑过也许有人和你分享你丈夫的感情吗？”

她大笑：“不要旁敲侧击了，梅森先生。没有，我无法知道这种事，如果你认识马尔登医生，你就会理解这点了。”

“为什么？”

“他对自己的隐秘保守得很好，我想，他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任何事情。他说任何事情都有目的，他只讲必需的话，多一句都不说。”

“好吧！”梅森说，“你给了我一个初步的印象，你全面地介绍了需要我帮助的问题。现在请告诉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她说：“有关这类遗产会发生什么事，梅森先生？”

“你丈夫是否留下了遗嘱？”

“是的。”

“遗嘱上怎么说的？”

“全部给我，每一分钱都给我。”

“保险金呢？”

“保险金前些时候已经取出并转给了我。”

“有多少钱？”

“10万美元。如果是自杀就无效。”

“好吧，”梅森说，“葬礼后你将申请被指定为他的最后遗嘱执行人。”

“怎样接管他的全部财产呢？假设……假设我丈夫真有些现金藏在某个地方？”

“那当然，”梅森说，“那是州政府要考虑的事了。州政府不会甘心损失税金的。我是指州遗产税务局和国内税务局。死亡事件后所有的银行保管箱全封了，除非有保险税务厅的代表在场，是不能打开的。”

“我知道。”她说，再次盯着自己的左脚尖，她迅速地扫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又把眼光收回。

“接着说。”梅森说。

她说：“我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梅森先生。”

“不需要从头说，”梅森说，“直接进入核心部分，我们以前并不认识，你了解事实，而我是律师，让我们谈主要的问题。你想要什么？”

她说：“想注意观察。”

梅森点点头。

“我总以能够保持警觉而自豪。”

“高度警觉？”梅森问，和德拉·斯特里特交换了一个眼色。

“高度警觉，”斯蒂芬妮说，“但不是窥探。”

“好，往下说。”

她说：“我丈夫在夜间接到过一些电话，这是自然的，医生总会遇到这种事的。而我呢，也总知道电话里说的是什么事。”

“你以前说过。”梅森说。

“我严密注视着。”

梅森点头。

“啊！”她说，“我觉得，我好像非常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

“不必担心你自己，”梅森说，“担心你要得到的结果吧。不要停下来，告诉我。”

“好吧，”她说，“我丈夫衣袋里有一个装钥匙的皮包，我注意了它很久，我对每个钥匙都很熟悉了。我丈夫有一个银行保管箱，当然，国内税务局会像老鹰一样盯着它。有一把钥匙是诊所的，一把钥匙是存放麻醉剂的保险箱的。一把钥匙是家门的，一把是车库的。”

“接着讲，”梅森说。

“另外还有两把钥匙，我可就不知道了。”

梅森点头。

“所以，”她说，“我用一根蜡烛，熔化了，给这两把钥匙做了蜡模。您会不会责备我，梅森先生？”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梅森问。

“大约一年以前。”

“继续说下去。”律师对她说。

她说：“我复制了这两把钥匙，并且想查明这是哪个门上的，只要有机会到我丈夫诊所去，我就偷偷地用这两把钥匙试着去开每一把找到的锁。”

“结果怎样？”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两把钥匙对我丈夫诊所里的锁都不合适。”

“那么，它们是哪里用的呢？”

她说：“我雇了一个私人侦探来盯我丈夫的梢，结果发现他有时到迪克西伍德公寓大楼去。我有理由相信这些钥匙是迪克西伍德公寓大楼 928-B 号房间的。我知道我丈夫为这套房间付房租，我希望您不要太看不起我，梅森先生，因为我实在忍不住想知道，别人做的事情和我有关，而我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她打开了钱包，拿出了两把钥匙，看了一会儿，放在了梅森的桌子上。

“继续说下去。”律师谨慎地说，看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

“还有这个。”她递给梅森一叠翻拍的复制件。

“这是什么？”律师问。

“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这是从他背心口袋里一个小记事本上复制下来的几页，是依照原来次序排列的。”

梅森翻了一遍，问道：“你是怎么搞到的？”

她垂下了目光：“在他的背心口袋里有个记事本，是个很薄的小记事本，我注意到他很重视这个本子，有一天他换衣服时，我把这个本子藏了起来。”

“后来呢？”

“他到医院时发现本子丢了，就打电话回家，要我在那套要送洗的衣服里找。我告诉他不要放下电话，几分钟后我告诉他找到了，他听了如释重负，要我立刻赶到诊所将记事本交给格拉迪斯·福斯，千万不可交给别人，而且要马上赶去。”

“你怎么做的？”

“完全照他说的做了，只是中途翻拍了一份，因为时间久等，第二天才取回来。”

梅森拿着这些复制件，问道：“还有什么？”

“我被跟踪了。”

“是谁，为什么？”

她说：“我想是国内税务局的人。我说不准。我只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

“有多久了？”

“从我丈夫走后。”

“接着说。”梅森说。

“好吧，我就要说到正题上了，梅森先生。假设我丈夫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假设他用了一个假名住在迪克西伍德公寓大楼，格拉迪斯·福斯在那里与他幽会，好吧，假设公寓里有一个保险柜，而保险柜里可能放着一大笔现金，也许是10万美元。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租这套公寓的人用的什么名字？”梅森问。

“查尔斯·安博伊。”她说。

“现在我要问你一个个人问题，这位查尔斯·安博伊是否有妻子？”

“当然有了，不然他为什么租这套公寓。”

“你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住在这里吗？”

“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迪克西伍德公寓里住着一位查尔斯·安博伊先生，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但你确切地知道你丈夫租了这套公寓？”

“是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一张一年租金的收据，收据上的姓名是查尔斯·安博伊，房号是928-B。”

“租金是多少？”

“5000美元。”

梅森似感到惊异的轻轻皱了一下眉头：“他恐怕不能用现金来付房租吧？”

她说：“我丈夫用一个假公司的名义另开了一个帐户，叫马尔登和安博伊公司，他用这个帐户开支票，签自己的名字或安博伊的名字。”

“也许只是用这个假公司转移他的收入吧？”

“我不知道。”

“一年租金是5000美元？”

“是的。”

“你丈夫显然是在金屋藏娇啊。”

“是的，为什么不呢？他很能赚钱。我想，对于风流的韵事来说，偷偷摸摸地找一间廉价的小公寓，铺着污秽的地毯，一张松的小梳妆台，一块变形的镜子，一张摇摇晃晃的床，那真是太煞风景了。那会让人意兴索然。”

梅森注视了她一刻：“请原谅，这好像是您的经验谈。”

她瞪着他，双唇紧闭。

“你从未去过那间公寓吗？”隔了一会儿梅森才问。

“没去过。”

“为什么？”

“天啊！梅森先生，我为什么要去？”

“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或许能找到点证据。”

“什么证据？”

“从来没想过离婚吗？”

“没有，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我并不介意我丈夫另外有一个女人，就像他有些事瞒着我一样，我可以和另一个人分享他的肉体的爱，但我却难以忍受他对我的欺骗。当然了，当我发现我丈夫另外租了一套公寓时，曾使我震怒。但是，好吧，坦率地说吧！梅森先生，您可能理解错了。”

“怎么错了？”

“我丈夫的风流事手面可能还有另外的问题。”

“通常是这样的。”梅森说。

她大笑：“我并非完全指这个。”

“那么，你是指什么？”

她道：“让我们这样考虑，梅森先生。医生与大多数人不同，需要有人知道他每时每刻的行踪，以便在急诊时可以找到他。一个普通人可以告诉他的妻子他到芝加哥去出差，提上手提箱就去和情人度过四五天，但是一个医生可能有百来个他必须熟悉的病人，可能需要不分昼夜在每时每刻都能找到他。”

梅森点点头。

她道：“我丈夫常常在夜间接到‘安博伊太太’的电话，而且无论何时，只要接到电话他就要赶去，并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那里可以找到他。”

“那个电话号码呢？”

“69342。我从电话公司查到了这个号码的地址，原来就是迪克西伍德公寓的928—B号房间。我丈夫大概就在那间公寓里和格拉迪斯·福斯幽会。也许她就住在那里。我不知道。”

“以安博伊太太的身份？”

“大概吧。”

“从来没有去查过？”

“没有。”

“接着说，”梅森道，“你为什么认为这是风流事只是次要问题？”

她说：“我想，当然在我丈夫和格拉迪斯·福斯之间是有暧昧关系的。”

“她漂亮吗？”梅森问。

“一个女人从来都不会热情称赞情敌的，”她说，“但我去要对你说，格拉迪斯·福斯实在是天生丽质。”

“你能描绘一下么？”

“她具备了每个女人想要和每个男人需要的一切——眼睛、头发、身材、智慧。具体地说，他大约27岁，浅黑皮肤，黑色的大眼睛，身高5英尺2英寸，体重120磅，一双美腿，臀部丰满，线条优美。即使她没有勾引我的丈夫，我也会嫉妒她的美貌。”

“你是否认为你的丈夫是完全沉迷在她肉体的诱惑中了？”

“确实是这样，梅森先生，我想，除了那种暧昧关系以外，他们之间还有业务关系。我想我丈夫见她时也是为了查阅一套秘密帐簿，筹划怎么应付……啊！对不起，”她忽然打住，“我不应该讲得这么多。我只是向您提出一种可能性。”

“你最好多对我讲些那位神秘的安博伊太太的事。”梅森说。

“安博伊太太有时打电话来，请马尔登医生接电话。他总是来接电话，并且谈很多病情问题。当然，我听不见电话那一端说什么，但是在丈夫会说，‘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到这种疼痛，安博伊太太？’或者‘您能不能把气喘的情形说得详细一些？’诸如此类，然后他会无牵无挂地说，‘好吧，看来我最好亲自来看看。’”

“然后呢？”

“然后他对我说他要出诊，我要找他可打电话 6—9342，说他还要看几个别的病人，并给了我出诊的顺序，要找他时可以打电话。曾经有三四次为找他花了不少时间。我绞尽脑汁想在哪里能找到他，而避免不必要地打扰别人，所以我试着拨他给我的第三个或第四个电话号码，还是找不到他。我一直打下去，最后还是在 6—9342 这个电话呈码处找到了他，遇到这时候他会对我说，安博伊的病情复杂，而且他就要离开这里了。”

“这曾引起你的怀疑吗？”

“最初不曾。”

“福斯小姐现在在哪里？”梅森问。

“我希望我知道，”她说，“大概在盐湖城吧。”

梅森说：“如果一个人能在 10 年内从没有申报的收入中省下 10 万美元，那么，他的收入一家特别高了。”

“是的。”

“很好，”梅森继续说，“让我们从一个冷静的、更合逻辑的角度来考虑。假设您丈夫能够每年让您 1 万美元现金收入逃税而直到最近才引起税务人员怀疑，他的收入至少也要每年 15 或 20 万美元吧，各种来源都算上。”

“大概是吧。”她说。

“你认为这个数很接近？”

“是的，我想全加在一起，总数差不多，不过他的挥霍也很惊人。每个月的开支要 6000 美元才够。”

“好，”梅森说，“那么他为什么要为了省这 10 万美元的所得税而冒丧失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甚至自由的危险？你知道，这样偷税会把他送进监狱里的，马尔登太太。即使您丈夫不会这坐牢，那也会使他名声狼藉，无疑会影响他的社会地位，损害他的声誉，损失会远远超过他逃税所得的便宜。”

“啊！梅森先生，”她说，“无论我丈夫的动机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赶在别人面前弄清这些事实？”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丈夫以查尔斯·安博伊的假名租下的这间公寓仅仅是个藏娇的香巢，或者是他的第二个诊所。”

“也许两者都是。”梅森接道。

“对了，假设它两者都是，那里就会有一个保险柜，里面藏着一大笔钱，假设格拉迪斯·福斯或另外的什么人和他住在这里，那么她必定有这保险柜的密码。假设格拉迪斯知道了我丈夫已经死于空难，而她现在必定已经知道了，她会不会经受不住这样巨大的诱惑，回到那间公寓，打开保险柜，取出那笔钱，然后消失呢？”

“我想会的，”梅森道，“格拉迪斯·福斯住在哪里？”

“她住在库内奥路 6931 号的一座小平房里。”

“距离迪克西伍德公寓有多远？”

“我想，约 1 英里或 1 英里半。”

“格拉迪斯·福斯一个人住在那里？”

“是的。”

梅森皱了一下眉：“这不太正常。”

马尔登太太耸耸肩。

“你是否找过格拉迪斯·福斯？”

“当然。我去过她家，在门上钉了一张纸条，在诊所也留了话，我不它们菲尼克斯的医院打过电话。”

“她在那里吗？”

“是的，她去过那里，又走了。”

“你查过盐湖城吗？”

“没有，梅森先生。我不想去，我想请你去做。”

“你的意思是要我雇侦探去……？”

“对了。”马尔登太太道。

“当然，”梅森对她说，“国内税务局大概已经预料到我们要这样做了，我猜他们已经打算和你联系了。”

“我不这样想，”她打断梅森的话，“我猜，税务人员已经感觉到我丈夫藏起了一些现金，没有申报，但是他们对这间公寓毫不知情，我也不太肯定他们是否听说过这间公寓的事。”

“还是回到所得税的问题来吧，”梅森道，“调查员感到你丈夫的现金收据数额比实际收入要小。”

“是的。”

“所以他们进行了调查，找到了两个付现金的病人，而他们大概有收据，而在检查你丈夫的帐簿时发现这笔现金没有申报。”

她微笑着说：“事实并不这样简单。”

“谈什么？”

“我丈夫是个很忙的人，他在诊所事情很多，他使用理疗法，有几台理疗机，诊所有 4 名护士。”

“格拉迪斯·福斯是护士长？”

“是的，她是诊所总管、秘书、护士长，是他的左右手。”

“我丈夫对税务人员说，他讨厌那些帐簿。他说，付款是记了帐的，但是用现金或支票付的，他就知道了。他还说，那些事全交给格拉迪斯·福斯了。”

“你说过，在格拉迪斯·福斯去度假前他们曾询问过她。”

“是的。她对他们说，她在诊所的事情太忙，自己要给病人治疗，又要检查别人的工作，没有时间去操心簿记的事。她只管那些绝对必需的帐簿。她告诉他们，马尔登医生认为不该用帐单去惹病人讨厌，他对钱的事非常马虎。她说诊所有一个保险柜，病人付的现金都放在那里，问题就在这在里了，梅森先生，这就使情况复杂化了。他们要每两个星期才能去银行存一次钱。她说，他们太忙了，不可能过几个小时就跑一趟银行，而让那么病人在诊所等着。”

“我想，这些现金存款数额很大。”

“不算特别大，这是开初所得税调查的情况。在那位端正人付了 350 美元现金期间，帐簿记载着两周时间存入了 1000 多美元。税务人员认为至少应该有 2000 美元。但是没有人能肯定那 350 美元是否包括在内。”

梅森点点头。

“税务人员应该认为这种管帐的方法是糟透了。他们询问了格拉迪斯·福斯，但是她说，她是护士而不是帐房，他们说，马尔登医生应该有个记帐员；她说，他讨厌记帐员，他一直忙着给病人治病，研究医术，无暇理会钱的事，他行医所赚的钱足够他花了，总之，他是个医生，而不是银行家。”

“然后格拉迪斯·福斯就去度假了？”

“是的。”

“等她回来时税务人员还要再询问她？”

“是的，她对他们说，她会尽力去查那几项付款，但她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没有把钱藏起来逃税。”

“后来呢？”

“有一段平静时间，我想，税务人咒大概在审查我丈夫的支出情况并调查他是否有一个存钱的保险柜或类似的东西。”

“他们是否考虑过他可能用假名租了一套公寓并设法把它找出来？”

“我想不会，不过我也不能肯定。”

“你认为我应该赶在税务人员前面找到格拉迪斯·福斯？”

“是的。”

“并且和她谈一谈？”

“是的。”

“她会对我说什么？”

“你必须让她开口，你是个律师，给她点颜色看。”

“如果我使她承认她把逃税的现金转移了，”梅森说，“好可就暴露出一个证据，让你为遗产付一大笔罚金。”

她咬紧了嘴唇。

“你没想到过这点？”

“没有。”

“现在考虑考虑吧！”

“我……我想最好把事情完全交给你办，梅森先生，你处理我的事务，清算遗产，代表我，尽你所能让遗产税最好地解决，得出对我最有利的结果。”

“你要我完全放开手采取我认为符合你最大利益的做法？”

“是的，我绝对信任您。”

“谢谢。”

“梅森先生，我知道律师和医生一样，是受道德准则约束的，但是律师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他的客户，现在那个盯我梢的人会知道我来过这里，这倒没什么，一个女人可以去找她的律师听取法律咨询，但是你可以把我不能做的事接过去办。”

“你具体指什么事？”梅森问。

“我是否必须说明做某事和不做某事？”她不耐烦地说，“我需要保护。如果